

西漢社會經濟研究

歷史叢

書叢史會社國中

——(種八第)——

究研濟經會社漢西

著 江 嘯 陳

• 行發局書命生新 •

朱序

經濟史從來爲經濟學者研究的專門題目，歷史家似乎不應過問纔好。我們只看見許多經濟學者如歷史學派西摩勒耳（Schmoller）桑巴特（Sombart）畢希（Bücher）等，制度學派多爾斯坦（Thorstein）佛勃倫（Veblen）等關於經濟史的著作，很少是歷史學家的著作，至如安利塞（Henri See）所著『近世資本主義發展史』（*Les Origines de Capitalisme Moderne*）可算很例外的了。

但是一切文化俱是由適應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歷史的歷史，自亦不能外

此。現代是經濟支配一切的時代，我們所需要的，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爲敘述社會現象的發展，社會之歷史的形態，社會形態的變遷之經濟史或社會史。所以現代史學之新傾向，即爲社會史學、經濟史學。

我的朋友陳嘯江（國治）先生，很早便看清這一點，所以在早年的時候，便着手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本書便是其所研究結果的較重要的一部份。陳先生是以歷史學者治社會經濟史的人，關於材料和見解兩方面，當然有許多過人的地方，這是不用着我稱說的；我現在却另從史學史方面，給社會經濟史以一特殊的位置。

依照培倫亨（Bernheim）的歷史分類，則『在歷史的知識發展中，可分爲三個主要階段，即故事的或列舉的階段，教訓的或實用的階段，與發展的或發生的階段。』把這和黑格爾（Hegel）的歷史分類比較一下，則此所謂故事的歷史即原始的歷史，教訓的歷史即省察的歷史，發展的歷史即哲學的歷史。試將這兩種

不同的歷史分類綜合起來，可作簡表如下：

歷史的分類		根本概念	體裁	舉例
培倫亨	黑格爾			
故事的歷史	原始的歷史	純材料的注意及美的注意	歌謠，年代記，史詩	荷馬史詩，東洋希臘羅馬之金石刻文海羅達德斯
教訓的（實用的）歷史	省察的歷史	教訓的注意及屬於事物之心理的衝動觀察	傳記，言行錄	塔西第德波利皮斯泰西達斯
發展的（發生的）歷史	哲學的歷史	人類實在之統一性的觀念，變化的觀念，文化影響的觀念	科學的歷史	二元的史觀，實證論的史觀，唯物論的史觀，人生論哲學

把這個表和修威爾（Shotwell）所著『史學史導言』（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比看，這種歷史分類，實與史學之發展歷史相當。

如史學史的開卷數章，從埃及之紀年史——巴比崙亞述與波斯之記載——猶太

史，自荷馬（Homer）至海羅達德斯（Herodotus）都可算做故事式歷史的階段，從

塔西第特 (Thucydides) 波利皮斯 (Polybius) 凱撒 (Caesar) 薩拉斯德 (Sallust) 利維 (Livy) 泰西達斯 (Tacitus) 以至蘇多尼斯 (Suetonius) 阿米奴斯 (Ammianus) 馬塞利奴 (Marcellinus) 都可算做教訓的(實用的)歷史的階段。而附錄題爲『中古及近世史學』之第二十七章『歷史之解釋』，却正是發展的(發生的)歷史的階段。由此可見史學的歷史原爲一個發展，一個極有規律的極有條理的階段發展，而史學史本身也就成爲發展的(發生的)歷史之一種了。試爲分述如下：

(一)故事的歷史 近來新史學派都異口同聲地反對歷史爲文學之一支。却不知道事實上古代實以史神爲文藝女神 (Muses)，歷史最初屬於修辭學之內，所以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的學問分類中，只有美學與修辭學，而無所謂歷史學；著史者以爲只要有華麗的詞藻來描寫驚奇玄妙等各種情節就完了。尤其是『史詩』，雖不算完備的歷史，却正是故事式歷史之模型，因爲古代文字傳寫不便，故對於

過去故事之保存，都是有韻的詩歌，而說到故事題旨，則幾全爲神話。所以各民族均各有其創世記，和半宗教的紀年，如埃及有名的巴勒摩碑（Palermo Stone）雖然簡陋極了，但所記大半仍係宗教事蹟，乃至片段之神史；巴比崙神話保存在七磚（Seven Tablets）裏和舊約創世記中的故事，有些相同；至最著名的神話史詩即『吉爾加美什與洪水』（Gilgamesh and the Flood）的一段故事，至今稱爲『現存古巴比崙文學中最美麗最動人且最偉大的詩』；可見古代民族倒只有那說宇宙開闢的神話，或帶半神話之英雄的神話的纔具有『故事的历史』即史學史第一階段的所特有之『故事式』的價值。還有的就是巴力斯坦的希伯來所留給我們的一部聖經了。從舊約全書述到新約全書，正是上帝之城的歷史，可是這種歷史，和世俗之歷史事實，當然不能相同，他們爲信仰的緣故，不免要摧殘過去史料，如舊約三十九卷中論歷史的，包括宇宙開闢的歷史、猶太的法制，希伯來民族及猶太

王國的歷史，然而所謂歷史，乃不過爲利用史實來辯護上帝。所以這種歷史，實際即是一種神話，是全世界歷史裏最神聖不可侵犯的記載，依史學史家看來，是應該和埃及、巴比崙一樣包括在『神話歷史』的一個題目之下來研究的。於是我們再從聖經一轉來看希臘的荷馬與黑西奧特(Hesiod)。荷馬史詩，現在學者已公認其許多詩篇，有爲信史的價值，黑西奧特所著『工作與日期』，亦可見宗教的歷史哲學之萌芽。然而這些古代詩人所述者，不過偉人的功績與驚奇的慘事，因爲他們(一)所述過去皆帶傳奇色彩；(二)所述故事目的在於娛樂而不在求知；(三)專重個人而不注意城市組織的源流；這時可說對於政治完全忽略，有傳奇而無歷史，所以仍屬於故事式歷史的第一期。於是自荷馬至海羅達德斯，中間經過說書家時代，這些說書家無著作而僅有姓名可攷者約有三十人之多，其中最受尊崇可稱爲最初之歷史家的，就是有名的海格特斯(Hecataeus)。他所著『贈

系」確爲史學開出一個新的紀元，而且他又是個遊歷家，故能從神話與歷史之比較研究中，打破了從來的世界觀念。但話雖如此，說書家終究不能不受傳說的束縛，海格特斯仍不得不沿用荷馬的宇宙學，乃至描寫離奇神話如鳳凰麒麟等故事；因爲他們所述歷史，政事少而英雄貴族之故事多，所以仍屬於故事式歷史的第二期，可算是一半傳奇一半歷史。直到海羅達德斯出來，而後故事的歷史纔算登峯造極，而入真正歷史理解的時期了。海羅達德斯一般史家稱之爲歷史之父，他不但周遊列國，見聞博大，而且受學問的訓練極深，從他以後纔注意敘述國民的演化與民族事業，爲歷史建立了新方向。雖然他所著的波斯戰爭史，不免道聽塗說，受史料的欺騙，却是故事的歷史到海羅達德斯纔算完全成功，這就是故事式歷史的第三期，過此便是教訓的或實用的歷史時代了。

(二)教訓的(實用的)歷史 最初以省察方法爲模範之代表著作，就是塔西第

特所著『柏羅坡尼細安戰史』。由他看來，這次親眼看見的戰爭，纔是世界中最重要的大事，歷史上最重大的題目，所以記述之時無妨力求詳盡，且窮其一生的力量來描寫牠。但我們應注意的，就是塔西第特所謂歷史，不是歷史事件，却是指着所記述的歷史，這就是關於歷史事件的正確知識。而且像這樣記述正確的事件的目的，是要傳給後世，拿做後人參考用的；這種對於歷史記述之實用意思，至少在塔西第特以後，便成為歷史研究之主要目的。他說：『要是那求過去的正確知識，以資解釋未來之研究者，對此認為有益，那末自己就十分滿足了。』因此，他即努力於一心一意注全力於求事實的正確真相，然又不是只要記述真確就完了，在此尚有別的一個目的，就是記述歷史的事實，為的是要指導將來，警戒將來，歷史是一個經世之學，大之可供經國濟民的資料，小之亦可以為日常生活之指南針。這種為將來之功利的目的而著歷史，結果一定要把歷史立於一成不變

反復循環的這樣假定之上，究竟是否相信歷史事件的循環，即同一歷史事實的反覆性呢？塔西第特說『過去事件雖然不是反復循環，而在人類生活的進行中，却必定發生類似的東西，這大概是不會錯的。』因他的思想是從人類性情的信念出發，以為只要人類性質不變，便人類所做的歷史事件，也一定大致相同，所以過去發生的事件，將來也會發生是沒有的，因而歷史事實的本質，是可為將來事件的典據無疑了。塔西第特之後有克塞諾芬（Xenophon）雖然他所著續史，完全失却塔西第特的精神，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福林特（Flint）己利（Bury）修威爾所一致承認似的克塞諾芬在歷史方面，祇宜於作傳記，則傳記體裁正是第二『教訓式歷史』的拿手好戲，而以克塞諾芬為代表，不是有很充足的理由麼？並且克塞諾芬長於描寫個人性格，『如萬人軍遠征記』、『師門思憶錄』，一個描寫一萬希臘人的冒險事業，一個記述大哲學家的言行，其簡潔動人，不能不說就是教訓

的歷史之一大特色。自克塞諾芬以至波利皮斯中間經過修辭學極盛一個時代，嚴格說來，如伊索克拉德（Isocrates）厄福拉斯（Ephorus）等，都算不得什麼歷史家，但一到波利皮斯便不然了。波利皮斯的歷史完全拋棄修辭學的傾向，與其說以娛樂讀者爲目的，無甯說是以實用爲目的。約言之，他第一以歷史爲教訓，第二以歷史爲政治的教訓，所以常從其史事的記載裏，特別提出了許多有用的經驗，這可見其著史的目的了。波利皮斯以後希臘繼起諸史家，比較的不算重要，只有那一位著名人傳的普魯達克（Plutarch），此書估定歷史人物的價值，包含有四十六人傳記，有將士、有政治家、有志士、有立法家，這些人物大概都可以代表當時情形與各人事業，可認爲和第二期『教訓的歷史』爲最有關係的。

再轉眼來看羅馬的史學，羅馬文化各方面都很受希臘影響，史學也自不出此例，不過依我的意思，羅馬與希臘也有小小分別，即希臘人著史注重修辭學，羅

馬史學則謂其傾向文學，不如謂其傾向於哲學。從凱撒、薩拉斯德，利維以及泰西達斯都有此種傾向，而各有不同；但至泰西達斯就教訓式歷史說可算是登峯造極的了。此後直至羅馬末年，只有一希臘人阿米奴斯，馬塞利奴可算一個特出的史家，他用拉丁文著述，以直追泰西達斯，他所著羅馬史爲羅馬史中最後的一部書，因其身爲異教徒而對於基督教徒抱極其寬大的態度，所以可算由史學史第二時期到第三時期之過渡人物，而真正第二時期教訓式的歷史，到了泰西達斯已經告一結束了。

(三)發展的(發生的)歷史 發展的歷史實可分爲兩大系列，第一系列爲歷史哲學即哲學的歷史，牠也和歷史本身的分類一樣，一方面有歷史哲學的三個主要分類：(一)宗教的歷史觀即神學史觀；(二)自我的歷史觀即形而上學史觀；(三)社會的科學的歷史觀即科學史觀。而這三種史觀，又形成了歷史哲學史的三個主

要階段即(一)神學的歷史階段，如奧古斯底奴 (Augustine) 奧羅西斯 (Orosius) 多麥斯 (Thomas) 亞基納斯 (Aquinas) 薄塞納德 (Bossenet) 等。(1)形而上學的歷史階段，如康德 (Kant) 費希特 (Fichte) 謝林 (Schelling) 黑格爾 等；(二)社會的科學的歷史階段，即一方面為馬克思 (Marx) 恩格斯 (Engels) 狄慈根 (Dietzgen) 考茨基 (Kautsky) 培倫斯坦 (Bernstein) 撲列哈諾夫 (Plekhanov) 波格達諾夫 (Bogdanov) 列寧 (Lenin) 布哈林 (Bukharin) 德波林 (Deborin) 等唯物史觀或辯證法唯物論的發展；一方面為孔德 (Comt) 斯賓諾塞 (Spencer) 巴克爾 (Buckle) 蘭普萊奇 (Lamprecht) 勃萊伊西 (Breysig) 巴爾茲 (Barth) 蒲克萊 (Bouglé) 等社會史觀與科學史觀的發展。現代歷史當然就是所謂社會的科學的歷史時期，唯物史觀與社會史觀的抬頭，無疑乎給研究社會史經濟史以確實的歷史哲學的基礎；但關於這一點，我已有專書『歷史哲學大綱』(民智書局出版)去敘述

牠。現在所應特別提出注意的，還是在歷史哲學以外，最重要的還有文化史的一面。史學史的第三時期，一方面有歷史哲學即『發展的歷史』之理論；一方面又有文化史即『發展的歷史』之敘述，所謂文化史和教訓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即：

(A)教訓的歷史大半爲部分的、傳記的，他們的歷史著作，常用比較少數的大人物，如君主將軍等傳記來代表人類；文化史則傾向於社會的研究，要將個人的研究放在社會的研究之下。

(B)教訓的歷史常爲斷片式歷史的敘述，所偏重在於軍事方面與道德方面，文化史則爲發展式的敘述，所論文化涉及於知識生活(宗教、哲學、科學、藝術)與社會生活(軍事、法律、經濟、教育)之各方面。

照這樣來說，則文化史的發生，應該是很短很近的事情了；可是平心而論，文化史本身也具有一段長的而且複雜的歷史，茲亦分述如次：

文化史發展的第一期 在未成立科學的文化史以前，即有宗教式文化史的成立，所以實際要說最初給文化史開出一條先路的，仍不能不追溯基督教興起以後。雖然基督教徒的本身著作，不過對於歷史爲簡陋的嘗試，甚至只好說是宗教，不是歷史。然而只就宗教來說，則宗教史正是文化史之第一階段，其優點正在擺脫教訓式歷史的範圍，而超脫塵世；並且最初看出人類實在之統一性的觀念，供給我們以全人類爲上帝之子，這樣有生動的思想。雖然在那時候發展的觀念還不大明瞭，然而『發展的觀念』之發生，則實起於基督教興起以後，所以不但歷史哲學應以基督教爲始源，即就文化史說，亦應以宗教史爲第一個時代，代表此期的宗教史者，有奧里金（Origen）欲以象徵主義來解釋歷史事實；阿弗利加奴（Julius Africanus）將舊約紀元，排成象徵創世的文學；歐舍皮斯（Eusebius）以基督教救世爲中心來敘述教會史；尤其著名的，還有奧古斯底奴的上帝之

城。上帝之城雖是一部歷史哲學，但在該書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一共五卷，是專述文化史之分期原理的，那種以基督為中心的宗教的文化史觀，當然把人間一方面的世界看得太不注意了。到了奧古斯底奴的弟子奧羅西斯（Orosius）更是趨於極端，由他看來，無所謂埃及及希臘羅馬的事業，而只有異端國家受災害的歷史。他所著七卷『反對異端的歷史』，為當時世界的標準教科書，至一千年之久。此外中古時代又有幾位重要的代表作家如塔斯（Gregory of Tours）培特（Bede）勃里曼（Adam of Bremen）福萊幸（Otto of Freising）蘭白爾德（Lambert）等，過此便入於文化史之第二期了。

在基督教以外，中世紀還有回教徒所著的史籍，但因其影響甚少，暫且表過不提。現在應注意的，就是第一期的宗教式文化史，在第十二、十三世紀時，英國已有一派運動，已經脫出教會中人思想的範圍；並且歐洲自十字軍以後，一般